

甘地思想

而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

甘地思想

與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

麥 鐸

中華民國卅八年五月三號

收到

昆明高原書店出版

本書獻給

爲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遭受壓抑與殘殺的革命戰士
獻給「半飽的啞吧」，苦難中的印度弟兄！
獻給關心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之前途的朋友！

——著者

目錄

新世紀的黎明	一
甘地的中心思想	七
甘地思想的來源	一八
非暴力主義批判	二七
「回到紡車去！」？	三三
反科學的復古思想	四〇
「印度不要機器！」？	四七
印度階級制度與印度民族解放運動	五五
現階段印度民族解放的道路	七九
後記	九四

新世紀的黎明

爲紀念印度國民大會諸領袖被捕而作

世上如有天堂，這個就是啊！這個就是啊！這個就是！

——德里平民聽退堂石碑文

甘地，這一個合釋迦牟尼，耶穌基督，和你們慈祥的父親三位爲一體的七十三歲的老人，這一個人類天性的表現者，只差十字架的基督，現在是帶着他的信徒和同胞，帶着他自己的和他賜給人們的那種大無畏的戰鬥精神，第六次走進「上帝」爲他們而設的監獄了！全世界屏息靜觀這一幅尚未完成的圖畫；上面塗滿了槍刺，硝煙，暴力，和裂開的肌肉，濺射的血，一種看不見的精神的反抗！

歷史是在殘酷地不斷地重演，我們和印度隔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之間，我們看不見，而且也怯於想像這是一幅怎樣動人的畫面。二十年前，一九二二年的同一個月份（八月阿開里人(Akalis)爲要收回革瓦拉(Gardwara)聖所舉行的示威遊行，結果發生逐日屠殺的慘劇。「我體會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的作者，甘地和太戈爾的朋友，聖提尼格丹(Santniketan)的教授安德祿(Charles F. Andrews)在他的「阿開里的鬥爭」中這樣地寫着：「她

們的黑色的頭巾周圍，圈上了一圈細的白花，很靜默地走到警察的跟前。差不多離開有一碼遠近，便停了下來，無聲無息地禱告。爲要趕走他們離開，警察使用鉄槍刺戳他們，直至流血暈倒才止。那稍站得住脚的，還是繼續地禱告，以至和其他的塞克人(Sikhs)一樣的暈去才停。」安德祿並未聽見一聲呼叫，也未曾看見他們的臉上露過一回怒容。在左邊有一羣觀衆，他們的面上呈現一種痛苦的顔色，但仍是靜默地禱告。具有俠義的精神和純粹的理想而能看穿印度的安德祿，他說：「我不能使我不想起十字架的形影」。他說他在這裏看見歌德在發爾米(Vallmy)所看見的「一個新世紀的黎明」，「一種受苦楚所磨鍊的好像鋼鉄一般的新英雄主義的出現，一種精神上的戰爭」！

今日的全印度，因國民大會許多領袖的被捕，所構成的就正是這樣一幅圖畫！它不是殘暴而是仁慈，不是剛強而是柔弱，不是灰暗而是光輝，不是醜惡而是善美！

他們從容地含笑地做完了早禱之後，把他們的「自由」交給了「法律」，投向現代文明最出色的建築——那人類對付禽獸的場所，莊嚴而陰森的監獄。而那些一些在呻吟中的人類，却隨着他們的「大魂」步至監獄的門檻。他們望着即將跨入獄門的那一個體重不滿一百磅的孱弱的軀幹，望着那一對充滿了和愛的發亮的眼睛，那因勞瘁而深陷的面頰和那裂開着的笑口，看着他那一雙因終年紡織，而枯瘦疊皺的手在招徠，聽見他的微弱的呼吸和心的跳動。他們不是因悲哀、懼怕而傷感，而是因愛、因光輝的人格的光射，因崇偉的精神而深深地感動了！他們的眼眶滿了淚

珠，當它滴下來的時候，監獄的門關了！……

他們要求聖雄不要在獄中絕食，他們需要他，如像一個待哺的嬰兒需要母親。他們要求他永遠健在，與天地同壽，與日月並光。自然，他怎麼會死呢？他的靈魂早就活在印度人的心裏了！印度人將跟着他，永遠地循着他所指示的道路前進！

我們沒有看見過釋迦牟尼，沒有看見過耶穌基督，但我們看見了甘地。瑪德拉斯(Madras)的主教，他說：『甘地甘爲真理和慈祥而受痛苦，我看他是釘在十字架上救世主的一個真正的代表。』

美國教會的領袖賀姆斯(J. H. Holms)他說：『我若是相信復活，我就當甘地是基督重回人間，……瑪哈瑪(卽聖雄之意)的靈魂，就是基督的靈魂，……他靈魂內里的單純生活和聖潔，靈魂的神祕和相信永恆的真理，謙抑與驕蹇的特別混合，無限的同情，無限的樂於犧牲，始終不移的觀念主義，愛人，信人，愛上帝，信上帝，無不表示耶穌的精神潛力，復現於世上』。

印度的第二流大領袖，甘地的政敵，但後來成爲甘地的信徒，達斯(D. C. E. Das)也曾說：『這個人將與釋迦牟尼，蘇格拉底，耶穌，在天上在歷史中長存。我們若要爲甘地在法庭的行爲找一相同的榜樣，必要折回二千年，耶穌受外國裁判官派特定罪，……無論現在的訟師們和僞君子們怎樣恥笑他，印度將永遠崇敬他和紀念他。……』這一次同受逮捕的南都夫人，印度的革命領袖的丈夫南都(Sarogini Naidu)先生也說：『我現在明白在歷史裏惟有自卑的拿撒勒(Nazareth

己的耶穌可以比這位印度的自由，慈善而不可降服的信徒』。

他將二千年前的精神，重新表現於今世。他從年青的時候起，就受人膜拜。凡他所到之處，人民就發現希望和曙光。農民聽見他的火車經過，即使並不停留，或他坐在車廂裏望不見，還是肯跑六七十里路去看他的火車。『亞洲內幕』(Inside Asia)的作者約翰根室(John Gantner)說：『我曾看到農民親他是跡所經的黃沙』。有人親眼看見甘地不止一次地同坐在大廟台階的或在街上的害大癲瘋的病人混在一起，拿衣角擦他們的瘡。又說他怎樣違犯了階級教規，親手用布裹一個野人的創傷。有的人望見他，就跑來摸他的衣裳，吻他的腳，數百萬農家的茅舍，供着他的肖像，孩子們患了病，父母抱之摸撫肖像以求痊。

太戈爾說：『他穿了貧人的衣裳，站在千萬個失了產業的人們的破屋子的門口，用他們的語言，對他們說話。這是活的事實，不是從書本引來的話。因為這個理由，印度稱瑪哈瑪是他的真名。有誰同他一樣覺得全數印度人都是他的親骨肉？直接同現實接觸，被打倒的靈魂的力量起來了，當仁愛走到印度的大門的時候，這個大門就大開。……』

太戈爾說甘地的一生，就是犧牲的別名，他稱讚他不貪錢，不要富貴，他的靈魂上是急於施而不受謝！無論監禁，抑或嚇之以死，都不能嚇倒他的恆心！

『他給人類帶來了愛的福音』羅曼羅盧說：『唯一所缺的只是十字架。……』
甘地自己說：『我們的目的是與全世界相親的友誼，不暴動已經來到人間，並且要留住。他

是世界和平的報告』

他出身貴族，富有四海，但他所住的是家徒四壁的茅舍，穿的是自己手織的布衣，用的是最簡單的必需品，吃的是最惡劣的食物。他沒有財產，沒有兒女，也沒有夫人，他已經把他們連同他自己整個兒獻給了他的國家和那千百萬『牛胞的啞吧』。他不是神，也不是神所派遣來的先知。他是一個凡人，是一個自卑者——他不是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喪失了自尊心的人。他不倨傲，不自裝高貴，不自命超俗。他住的不深溝高壘，行的不前虎後狼。他不自空一切，也不立異鳴高。他偉大，但是平凡；唯平凡的偉大，才是真偉大。他混愛、仁和誠三者於一身。在他的心中沒有怒，沒有恨，沒有憎，也沒有惡。他從來不曾仇視過他的敵人，也不會加害於他的敵人。他「仇恨猶且的主義，而惋惜猶且的自身」。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嘗試以「真理」去反對「強權」，以「精神」去抵抗「暴力」，以「慈愛」去克服「仇恨」，以「受苦」「犧牲」去戰勝敵人的入。終其一身，他完全把他自己投身在這個鬥爭的大漩渦之中。他要給人預證明，以「愛」也可以行使統治。且不管他的主義是不是合乎這一個歷史的進展，且不管他的理想是不是能夠實現，他這種奮鬥的精神和生活，這種犧牲自我以拯救人類的光輝的德性，已足以充塞之於四海，炳耀之於千古了！

但是，「我求乞一片麵包，得到的却是一塊石頭」！

他求的是自由，得到的却是枷鎖！

甘地和他的信徒們不悲哀嗎？

不！

甘地和他的信徒們不飲泣嗎！

不！

監獄，「據我看來，不過是踏躑許多灰石。我看他們怎樣費事地關鎖幾層大門來監禁我的身體，但我的沉思却隨他們出門，毫無阻礙。我不能不微笑。我的獄卒要處罰我的身體，就如同孩子們抓不到他們所怨恨的人，只好打他的狗。」

這些話是甘地的信徒托洛（Telo）所寫的，用以證明囚禁並不能予人以痛苦，尤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限制。甘地同意這些話，把它拿來誨示他的信徒，把它當爲一精神上的模範。

所以，他們是堅決的，勇敢的，「同一隻鳥那樣的快活」！（甘地一九二一年因綽里緯拉 Chaliachala 慘案入獄時語）——而且並不是孤立無援；普遍的同情已活在人們的心里。他們不是在受懲罰，也不是在受痛苦。甘地曾說，無論那一國絕對沒有不經過「痛苦的大火清潔過」而能振興的。「印度不經過那樣的焚燒，就能跑出可悲的陷坑嗎！」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印度還要受苦，而且也必須忍受；真理運動就是受苦的別名。不受苦，決不能達到自由。——「凡是知道如何死的，必定永遠沒有驚懼！」是的，仁愛之神，真理的曙光！你是多末勇於犧牲多末知道自由的代價啊！

我們應當爲此，爲人道與真理的光芒遭受壓抑而感到世紀末的悲哀嗎？

不！讓我們爲甘地祝福吧！他所受的苦難將給人類帶來新的覺醒和新的勇氣！這是新世紀的黎明！是人類的再生！是愛與自由的呼喊！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甘地的中心思想

什麼是甘地的中心思想，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甘地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話說完，就是一種拯救人類的思想，以使人類能够享受「和平共處，友愛共存」的幸福生活。但他認為要拯救苦難中的人類首先必須從拯救印度做起，所以他的中心思想又可以解釋為拯救印度，求取印度的獨立與平等的思想。這和孫總理的世界大同，必先自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着手，列強的完成世界革命必先從一國革命並建立一國社會主義社會為基楚的見解，完全吻合。所謂建其基而後立其業，古今中外，實無二致。

但他想要救人類救印度的動機，則係觸發於他在印度所到處目睹的慘象。現在且聽他自己的傾訴：

「印度今日所存在的愁困與痛苦，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深刻與嚴重」。他說，「生機是完全消滅了，他們是絕望的一幅活圖畫。如果你有勇氣，你可以數他們的每一條肋骨，看見他們的每一條血管，他們的太陽骨上巴着乾皺的皮，兩眼微弱無光。他們好像不想別的，只想快點離去這一個非人的世界。……他們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他們這樣的痛苦，遲慢流連的死寂，是我生平所看見的最可怕的慘劇。他們的命運是永遠的強迫的挨餓。當他們偶而得到一掌飯的時候，很像是笑我們過活的方法。……」甘地說他旅行過整個印度，看見的是千百萬的半飽的

啞吧，其他的全是一些營養不夠的傢伙。有許多地方，做母親的擠不出奶來養活他們的孩。幾乎沒有二個人，臉上曾經帶過笑容。甘地說「這是一種可悲的景況，我一起，我的眼睛便溼潤了，我的喉嚨便枯乾了」，他說「那一個國家沒有疾病，饑荒，貧苦，惟印度獨多。……我們受的是三重的壓迫——經濟的，心靈的和道德的損失！」

但甘地並不是一個狹義的愛國主義者。他對於他的同胞和國家的熱愛，並不像托爾斯泰（Tolstoy）所推論的那樣足以危害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甯靜。甘地的民族主義，並沒有什麼奇異的元素，如像歐美國家的民族主義那樣的更和平感到恐懼，甘地的愛國觀念並不是偏狹地限於印度，而是一種要為他的國家建立一種特別事功的意識。這種意識則係根源於他的博愛思想。

他曾說：「我誠然是為印度的自由而努力；我生於印度，承受印度的文化，我自然應為印度出力，但是我愛我的祖國，不獨不想傷害任何他國；我之愛國，大半志在為全數他國出力。依我的觀點看來，印度自由，絕不能是世界的一宗危險」。

又說：「在我，愛國與仁愛並沒有分別。我愛國，因為我是人，並有人的情感。我的愛國心並不是排他主義的。我並不想傷害英國或德國，以服事印度。在我的生命計劃中，帝國主義並沒有他的地位，如果一個愛國者對於人道是漠然無關的，那末，他也不算上是一個愛國者了。」

甘地為了抵制英國在印度所推行的奴化教育，自己曾經創立了一個「真理學院」Satyagraha

Ashtam 與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的國際大學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同為全世

最特殊的兩個學校。「真理學院」完全偏重於人格的訓練，這一個學院訂有十一條「校訓」，它把廿地整個的思想體系都包括在內了。這些信條及其含義是：

(一) 真實 Truth —— 不僅對於朋輩的普通言行要絕對戒除欺詐，就是對於所於的不真實 Untruth 也應一概與之絕緣；即使其事有利於國家社會，亦決不為，為忠於真實的緣故，不惜和平地反抗親長 Parents and elders 的命令，真實就是神 God，就是惟一真實的 Only Reality。所有其他信條都是由這真實崇信真實而生的。

(二) 不殘害，仁愛 Non-violence and love —— 只是消極的不殺生還不够，不殘害的實行是仁愛。仁愛的法則，要把一切的衆生，自最高的人類至極微細的毛虫，作平等的看待，凡遵守仁愛的法則，決不生忿怒；雖對罪大惡極之人，亦應愛他救他，使他從善。但不要姑息其惡，當盡力為之矯正，並須極其忍耐，雖致因欲矯正其惡而反遭受苦難，也不應該心懷怨意。

(三) 貞潔 Chastity —— 要求上列的信條能够收效，還必須能够保守童貞，不但不能以邪眼看男女，就連一點帶獸性的想，也不應當存留腦中。如果是已經結過婚的；就應當在夫婦間建立一種純潔的情誼，彼此認作終身友好，不底夾雜絲毫不正當的觀念。有一點不敬的行為，一個手勢或一句言詞，都都足以破壞貞潔。

(四) 戒嗜好 Control of the palate —— 一個人而不能節制嗜好，就極難保守貞潔。所以戒嗜好實在是一件重要的事，飲風只為養生，但求生支持身體使能負勞，切不可圖口腹之慾。所以

食物必須如藥品，應有特別約束。凡帶刺激性的食物如香料等，均應避而不用，食肉，吸烟，喝酒，更爲本學院所厲禁。

(五) 不偷竊 Non-stealing——不得物主許可不取，還有未足而假此物以作彼用，或使用過一定的時間，也構成偷竊的罪名。收受不是真正需要的東西也算偷竊。這信條的基本真理，就是因爲：自然供給我們的東西，適足以滿足我們的需要；沒有多餘的東西以應我們每日額外的需求。

(六) 不自私，尚清貧 Non-possesion or Poverty——這一條其實就是第五條的一部份。正因爲一個人不應收受不是真正需要的任何財物，所以也不應私有任何財物。例如一個人可不用桌子，即不應保有桌子。守此信條可使人進於簡單的生活。

(七) 體力勞動 Physical labour——體力勞動爲不偷竊與不自私兩信條的根本。人只能以體力勞動維持自身的生存，從傷害的社會與傷害的自身得救。健全的人，凡是本身應做的事，都要自己做，惟非有特別原故，不應由他人代勞。同時並須記住：對於老幼與疾病無能者、強健的人都應盡代勞的義務。

(八) 沙德希 Swadeshi (原爲自給自治之意，即不用外貨)——人非萬能，故服務世界最好先服務鄰人。一個人如存心服務很遠的世界而不服務最近的鄰人。就是破壞沙德希，沙德希的信條，可以打破世界的混沌，使之歸於秩序。凡衣食所需必須購用本地貨物，切不可購用外國舶來品。沙德希，並無自私自利的地方，他是犧牲一己以爲家，一家爲一村，一村以爲國，一國以爲

全人類的觀念。

(九) 無畏 Fearlessness —— 人而畏怯，便不能信守真理與愛。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國家受治於恐怖的時候。無畏的精神訓練，特別重要，凡真理的追求者，應不畏一切，不為貧窮或傷害所恐嚇。

(十) 打破「不可接觸」風俗 Removal of the Untouchability —— 「不可接觸」風俗，在印度教中根深蒂固，實為印度教之玷，故打破「不可接觸」實為一重要信條。在真理學院中，所謂「不可接觸」者，與其他階級，地位一律平等。本學院中絕不容許此等違反愛的法則之階級風俗之存在。但本學院相信「伐拉那必拉嗎教條 Varanasharama Tharana」(即社會身份制度之教條)為一種職業界限的區分；使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故本學院雖信「伐拉那沙拉嗎教條」，但所有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地位並無高下之分。

(十一) 容忍 Tolerance —— 本學院相信，世界上各種重要的信仰，均為建設一種真理的啓示，但因人不完善，使含有不真的缺點，人人必須尊重他人的信仰如自己的信仰。故容忍為生活的定律。改變他人的信仰與不同的信仰間的衝突，皆屬不可能與不可有的事。吾人只期望各信仰的缺點從速過去，大家並行前進、以底於至善。

這十一條「校訓」，都是源出於甘地的三個主要的中心思想，而標示了甘地思想的全部。他的三個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慈愛，真理，和自制。

慈愛思想在甘地的思想體系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古茶拉地文 Guchalati（按即印度文之一種）的「亞希姆沙 Ashimsa」，直譯之應為「不傷害 Non-violence」或「不殘暴」引伸之而為「慈愛」。這雖然僅是上列十一條「校訓」中的一條，但它的精神却是洋溢於每一條「校訓」之中，舉凡勉人以貞潔，戒人以嗜好，不偷竊，不自私，提倡體力勞動，沙德希，無畏的精神，打破「不可接觸」的風俗，以及容忍等，無不含有慈愛的意義。它不但貫穿了和充塞了甘地的全部思想，而且發展成爲他的從事鬥爭的利器。

甘地所謂的慈愛，依「校訓」中的譯註看，是很容易下一個明確的定義的。正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甘地的愛國觀念，是廣泛到了極點。他不但愛印度，愛英國，而且也愛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他不但愛印度人，而且也愛全人類。他愛一切的動物，甚至於連毒蛇也包括在內。

請聽他的邏輯：

「在我看來，保護牛是人類進化的最奇特現象之一，保護牛即是打破「種」的界限來保護人類的問題。在我看來牛是整個次於人類的世界。人通過牛得以實現他和一切生物同化爲一。……他是千百萬印度人類的母親，是一首哀憐的詩，保護牛就是保護上帝所創造的一切啞類動物」。

又說：「我們不要忘記，毒蛇也是和其他的動物及人類一樣，同爲上帝之所造。上帝的目的，我們是看不出來的，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他創造獅子，老虎，蛇蝎等物，並不是要殘害人類，……其實，我很相信一種觀念，說人不害其他動物，其他動物也不害人。人的許多屬性，以愛爲

最大。人而無愛，雖拜上帝也是空的。簡單說來，愛就是全數宗教的根本。

依甘地的解釋「愛」就是承認全數有生物，只有在慈愛裏才能求得最高的意義。怨恨，惡意，殘忍，都不過是違反自然的許多基本條律，凡是婆羅其身於這種惡感的人，都是違背世界的神聖條律。一個人，必定要不怒人，對人不存惡意，他必定要用慈愛和善意對待有生之物，安靜地忍受全數之罪惡，以愛報之。

甘地以爲，我們現在的情狀祇有一部份是屬於人。另一部份還是屬於禽獸。只有以「慈愛」打倒我們的較低的一切本能，然後才能消滅存在於人類內心的禽獸的部份。一切的生物要能够以慈愛爲懷，那末，一切的紛爭，仇恨，猜忌，屠殺的行爲都可以弭除。而存在於世上的將是友愛，融洽，平和的幸福！

這遂產生了甘地的「亞希姆沙主義」，亞希姆沙主義就是非暴力主義。這是甘地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核心。

甘地的另一個中心思想，就是「沙太亞 Satya」，「沙太亞」的含義就是「真理」。他相信除「真理」外，再沒有別的神。他說：

「我的始終如一的經驗，曾令我誠信除真理外，再沒有別的神了。」

真理之神是瀰漫於宇宙的。我們所看見的只不過是無光之光的百萬分之一罷了。但實現真理的唯一工具便是愛。要求得真理，只有在愛完全實現有以後才有可能。對於真理與愛的和協一致